

从澳大利亚漫游三个星期回到上海,刚想就那儿的“双十一”百年纪念写点什么,就收到新一期《三联生活周刊》,封面大题为“‘一战’结束百年/中国:融入现代世界”。数了一下,整个封面故事为四十五页篇幅,可见编辑之用心,有魄力、有格局。毕竟一战这个题目很冷,至少对于今天的中国距离很远,无论时间还是空间。但在今年11月11日(上午11时)一战停战一百周年之际,我们如果仍然只记得这天是“剁手节”狂欢,在世人面前未免显得有点轻薄可怜。

我在上外开讲二十世纪的世界,一开头就说“不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无法搞明白今日世界和中国的演变”。早几天我在墨尔本附近搭乘蒸汽小火车进山,站台上看到一位当义工的白胡子老先生胸前缀着一朵小红花。那是纪念一次大战阵亡者的熟悉标志:红罂粟花。去年此时我去南美,上了英国人占领的福克兰群岛(阿根廷称马尔维纳斯群岛),小邮局柜台上就放着一盒这样的小花,供人拿取佩戴。在欧洲大陆,常常可以看到点点如血的红罂粟花在风中微微颤动。它成为对一次大战的纪念,或许因为加拿大军医麦克雷生前写下了著名战地诗歌《在弗兰德斯战场》。

在许多欧美国家,每年的“双十一”都是阵亡将士纪念日,少不了朗诵《在弗兰德斯战场》;今天欧洲旧战场上一望无际的红罂粟花,象征着永远长眠此地的无数生命。这场战争太残酷了,每天都是对成千上万年轻人的一大屠杀。在法国凡尔登战役纪念馆,人们可以发现堆积起来的头骨上“全都有漂亮年轻的牙齿”。没想到,对距离战场万里之遥的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一次大战也留下极深刻的伤痕。同欧美国家一样,澳洲大小城镇都有为当地一战、二战阵亡子弟兵而立的纪念碑墙,上面刻着一个名字。在西澳大利亚的约克小镇,旧市政厅大门进去左右两侧分别为一战和二战纪念墙,只是一战阵亡者的铭牌有许多被拿掉了,为什么?一位“师傅”把我

1962年4月杪,张充和在打理自家花园,她与弟弟宗和信中记此事:“后园中有许多花,也叫不出名字来,只有芍药还认得。这几日在拔草,拔草除了得好空气外,还可以消恨,拔一棵又顽固又坚硬的草根,好像是除了一个坏人。不怪旧书上常提到蔓草之忧恨。”

她所说的旧书应为《左传》,其中有一段“郑伯克段于鄢”的文字曰:“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在这里,蔓延不绝的蔓草,成为敌手的意象。

在人类文明史上,杂草的命运,一向如是。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这“古原草”,即杂草也。也可以说,在现代园艺出现之前,所有的草,都是杂草。所不同的,从前地广人稀,草与人类在绝大多数的情境下相安无事,并可入画入诗。

每年四五月,是杂草登场季,吾园虽小,却不缺它们。对杂草我有自己的态度,蒲公英我会留下来,看它开花,摘它的叶子煮水,一年蓬也是我喜欢的,如果它不是太放肆,我会等它过了夏天。水花生一定要除掉的,一旦放任,便不可收拾。至于芥菜,估计不够包一次馄饨的,算了,还是请离开吧。我是多

带到他的房间,俨然就是工匠作坊。他正用传统的工艺,把取下的三百枚铜牌一块块用酸液浸泡清刷,让每个年轻的名字重新发光。他说,马上就要到“双十一”停战百年的日子了,镇上会有隆重纪念活动。

一百年前澳大利亚人口才刚过四百万,为了支持宗主国英国,整个一次大战期间先后招募了四十万年轻人,与十万新西兰军人一起组成澳新军团,陆续被派送到欧洲等地战场,为协约国打了许多硬仗。尤其是拖延了十个月的加里波利之战,因英国海军大臣丘吉尔指挥失当损失惨重,光是澳新军团就阵亡过万,伤逾六万,留给两国的巨大痛苦至今难忘。到最后停战之日,已有六万澳大利亚年轻军人葬身一战战场,比后来的二次大战还多两万。加上战伤的十三万多,伤亡总数占澳大利亚全国人口的二十分之一,高于法国的二十八分之一、德国的三十二分之一,更远高于宗主国英国的五十七分之一。澳大利亚此时正逢春暖花开,在西澳州最南端的港口城市奥尔巴尼,一场特别的展示出现在一战阵亡将士纪念公园荣耀大道的山坡上。当年澳新军团四万一千多人就在这儿登船出航,其中的许许多多人都再也没有机会重返故乡。今天,英国著名灯光艺术家蒙罗用光纤连接了一万六千颗小灯泡,布置出名为 field of light (战地之光)的作品。晚间与当地市民一起徘徊在道路当中,两侧的万千灯光在绿白金三色间

不断变换,瞬间还会呈现出淡红色,犹如不散的亡灵仍与世人相伴。第一次世界大战深刻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每一个参战国家。从整个世界格局来看,如果没有一战严重削弱了西方列强老牌帝国,中国迟早会被他们进一步瓜分,难以成为统一而独立的大国进入国际舞台。一战引发俄国“十月革命”并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主义,一战对于中国,真不是只派出十四万“华工”参战那么简单。

市奥

么希望什么地方能生出一株鸭跖草,这种蓝色花,从前外祖母的屋檐下年年都有,多年未见了。

“禾大壮”除草剂的广告是不少人士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记忆之一,普通人却完全不会料到其对生态的干扰,至此,杂草的定义,在地点、文化之外,又增添了技术的维度。对杂草而言,无处藏身的难度在增加,每当我看到园林工人喷洒除草剂,总免不杞人忧天,人类对非我族类之杂草,成为敌手的意象。

英国博物学家理查德·梅比有一本精彩的书《杂草的故事》,可称为杂草辩护词,“杂草不仅指那些出现在错误地点的植物,还包括那些误入错误文化的植物。”这番话我甚为认同。谚云:庭前生瑞草,好事不如无。杂草啊,你生错了地方,你的转运,要看遇到了什么人。

我一位同学的祖父,从前是位秀才,晚年居家,每日仍是作诗写字。他的房间里有这样一副对联:“不除庭草留生息,爱养盆鱼识化机”,字面上实在是老妪能解,个中深意却非我等毛孩子所能领会,老先生曾为我解说,可惜忘得一干二净。他家的院子里还真的有一口大缸,小鱼数尾嬉戏于睡莲中,庭

那天有演出,在后台化妆。化妆师小贾为我完成妆容之后,坐在沙发上,一直在手里把弄着什么。我随口问她,干什么呢?她说,你猜我在干吗?我在装万花筒。什么?万花筒。

这是一个多么久违的名词啊。好像是很久以前了,万花筒是我曾经把玩过的一种玩具。它会随着你手指的转动不停地变换形状,而你永远都不知道这个小小的圆筒里的下一个图案会是什么样。有一次我因为太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那个小圆筒里的图形总是变幻无穷,把它拆开了,结果发现那其实只是几块玻璃镜子和七八片五颜六色的小小的碎玻璃而已。我很失望,好像被什么东西欺骗了,那样光鲜曼妙的图案背后竟然仅仅是几块小镜子和几块不规则的碎玻璃,我所



希望的结果和这简陋的事

实有天壤之别。我被嘲弄了。

可我喜欢万花筒,这一点还是不变。我喜欢把那小圆筒对着灯光,眯起一只眼,另一只眼睛朝那圆圆的小孔里观望。两只手举着它慢慢旋转,图案便出现,便在旋转中产生变化,那些图形深深浅浅,明明暗暗,尖团圆扁,我举着它总不愿放下。那些图案帮助我在图画课上完成了许多作业,在纸上涂画时,寻找蜡笔的色彩有了许多选择。当然,那时候我并不知道,这个万花筒和后来我所经历的生活会有什么关系。

随着年龄的增长,万花筒对我而言有了更多的意义。我慢慢懂得了,小时候我手里举着的那个小小的圆筒,竟然会是我生活的这个世界的缩影。

比如我的家园,我家曾经是北京的一个四合

草亭秋曲

王养浩

翠园

金风白云蓝天,翠园桂香菊艳。今日闲,廊桥边,一叶扁舟拨琴弦。莫道春花醉花仙,我笑秋景上诗篇。

重阳

黄花香,红花香,今又登高笑重阳,云淡雁飞翔。发染霜,眉染霜,春去秋来好风光,夕阳谱华章。

霜降

未见飞鸿穿长空,黄花丹枫。黄花丹枫,叶落霜降起寒风。 园边草丛鸣小虫,月色酒浓。月色酒浓,几番情思诗笺中。

万花筒

吴霜

院,里面种了树,养了花,有一个长长的葡萄架。我爸爸为喜欢打乒乓球的二哥制作了一个标准的乒乓球案子。二哥常和他的乒乓球友来家里打乒乓球,他曾经约了一个和他年龄相仿的男孩子来打球,大人们说,那男孩是电影《雷锋》里饰演小雷锋的小演员,弄得我们家里几个孩子都跑到乒乓球案旁边去看,看看东城区的少年冠军、我哥哥和西城区的少年冠军、小雷锋,两个人到底谁打得更好。但是不久,我家的院子变成了楼房中的单元房,没有了院子,当然更没有了乒乓球案。房子比平房整洁干净,却没有推门就能看到的花草和葡萄架,厨房里没有了烧蜂窝煤的火炉,变成了煤气灶,虽然洁净了很多,可我依然留恋蹲在四合院厨房那个大火炉的出灰口拿着一个火铲铲炉灰的乐趣,我那时候总和阿姨说,出炉灰的时候你别铲,叫我来铲。我总会把炉灰铲得干干净净。

就像万花筒里面的花样,上一秒是清淡的粉白色夹杂了一点嫩绿,下一秒突变成了深厚的蓝色和几点黄色镶着花边。

比如我小时候,妈妈希望我长大后像她一样去唱评剧,变成一个小小新凤霞。她请了一个武功师傅给我上形体课,把我的身体像拉面一样扭来拧去,我很认真地忍剧痛受折磨,锻炼并发掘了我最深

层的承受力。谁知道后来

的书《一曲微茫》。私人通信一旦流布,便成了公共信用的话题。坊间多有“合肥四姐妹”、“最后的闺秀”一类读物。当人们恢复了对理想化生活之路的憧憬时,她们的故事,成了某种合适不过的榜样。只是“草色遥看近却无”,天街小雨,故园路遥,如此况味,亦只能付诸诗赋了。

东钱湖,又从东钱湖驶回宁波,载人也载货。对于见过大江大海的祖父来说,这样的手摇木船有点像玩具,但对于我,这是一天难得的娱乐。我喜欢看着落日余晖中,船夫一手摇橹一手吹螺号的景象,恋恋不舍,因为航船开过就意味着一天过去了,祖父就要催我上楼去睡觉了。农村的夜来得仿佛特别早,睡不着,我在二楼的窗户上可以看山看湖,后来在诗句中读到的“青山隐隐水迢迢”应该就是那样的景色。

几年前,带着父亲和汉口的二伯、赣州的姑姑一起回陶公山。儿时一天一夜的路程,如今只需要三个多小时的车程。车到村口,父亲和他的兄弟姐妹们已经不认得回家的路了。开口问来人,来人说着北方话,说是来这里饭店打工的。家乡已经被开发成了旅游度假区,这里的景色都有了诗意的名字,还有了星级酒店、高尔夫球场,酒店的菜单上,炒螺蛳被冠以“钱湖吻别”的学名,扁鱼也有了“浪里白条”的大名。幸而,路边荷锄的农人认出了父亲是他儿时的玩伴“阿三”,农人望着父亲不胜感慨:阿三,阿三老早卖相顶好来,哪能介老了啊。

老宅的门前再也看不到湖了,周围仿佛

多出来许多房子,记忆中宽阔的巷子成了窄窄的江南雨巷的景致。老屋的客堂里挂着的祖父和祖母两个人的照片,天长日久照片风化了,看着模糊的依稀的影像,三位老者在父母堂前一个个哭成了孩子。

一行人在族人的饭店里找到了地道的家乡味道,苔条花生、雪菜冬笋、烤菜、龙头烤、炆蟹、不变的盐水河虾,在微热的黄酒的香气里,在贼骨挺硬的宁波闲话里,时而笑时而哭。一盆浓香扑鼻的大头菜焖年糕唤起了我过年的记忆。那是小时候过年的时候,父亲才有时间有心情有原料做的大菜。甜品是一道油炸的糯米饼,猪油馅的。主人告诉我们,糯米粉是手磨的,猪油馅是自己做的。香甜饱腹,完全不是健康食品,却让人异常满足。

这是父亲与他的兄妹们最后一次在老家相聚。如今,父亲离去,只剩了二伯在远离故乡的地方养老,上海的堂哥每年都会给他寄他喜欢的老家的苔条月饼。

老家,已经成了游客的景点,好在我曾经见过她原来的样子,并且会将她原来的样子好好地保存在记忆深处。

萝卜烧带鱼特有的香味,五十多年前就知道。请看明日本栏。

责编:殷健灵

万花筒

吴霜

院,里面种了树,养了花,有一个长长的葡萄架。我爸爸为喜欢打乒乓球的二哥制作了一个标准的乒乓球案子。二哥常和他的乒乓球友来家里打乒乓球,他曾经约了一个和他年龄相仿的男孩子来打球,大人们说,那男孩是电影《雷锋》里饰演小雷锋的小演员,弄得我们家里几个孩子都跑到乒乓球案旁边去看,看看东城区的少年冠军、我哥哥和西城区的少年冠军、小雷锋,两个人到底谁打得更好。但是不久,我家的院子变成了楼房中的单元房,没有了院子,当然更没有了乒乓球案。房子比平房整洁干净,却没有推门就能看到的花草和葡萄架,厨房里没有了烧蜂窝煤的火炉,变成了煤气灶,虽然洁净了很多,可我依然留恋蹲在四合院厨房那个大火炉的出灰口拿着一个火铲铲炉灰的乐趣,我那时候总和阿姨说,出炉灰的时候你别铲,叫我来铲。我总会把炉灰铲得干干净净。

就像万花筒里面的花样,上一秒是清淡的粉白色夹杂了一点嫩绿,下一秒突变成了深厚的蓝色和几点黄色镶着花边。

比如我小时候,妈妈希望我长大后像她一样去唱评剧,变成一个小小新凤霞。她请了一个武功师傅给我上形体课,把我的身体像拉面一样扭来拧去,我很认真地忍剧痛受折磨,锻炼并发掘了我最深

层的承受力。谁知道后来

的书《一曲微茫》。私人通信一旦流布,便成了公共信用的话题。坊间多有“合肥四姐妹”、“最后的闺秀”一类读物。当人们恢复了对理想化生活之路的憧憬时,她们的故事,成了某种合适不过的榜样。只是“草色遥看近却无”,天街小雨,故园路遥,如此况味,亦只能付诸诗赋了。

东钱湖,又从东钱湖驶回宁波,载人也载货。对于见过大江大海的祖父来说,这样的手摇木船有点像玩具,但对于我,这是一天难得的娱乐。我喜欢看着落日余晖中,船夫一手摇橹一手吹螺号的景象,恋恋不舍,因为航船开过就意味着一天过去了,祖父就要催我上楼去睡觉了。农村的夜来得仿佛特别早,睡不着,我在二楼的窗户上可以看山看湖,后来在诗句中读到的“青山隐隐水迢迢”应该就是那样的景色。

几年前,带着父亲和汉口的二伯、赣州的姑姑一起回陶公山。儿时一天一夜的路程,如今只需要三个多小时的车程。车到村口,父亲和他的兄弟姐妹们已经不认得回家的路了。开口问来人,来人说着北方话,说是来这里饭店打工的。家乡已经被开发成了旅游度假区,这里的景色都有了诗意的名字,还有了星级酒店、高尔夫球场,酒店的菜单上,炒螺蛳被冠以“钱湖吻别”的学名,扁鱼也有了“浪里白条”的大名。幸而,路边荷锄的农人认出了父亲是他儿时的玩伴“阿三”,农人望着父亲不胜感慨:阿三,阿三老早卖相顶好来,哪能介老了啊。

老宅的门前再也看不到湖了,周围仿佛

多出来许多房子,记忆中宽阔的巷子成了窄窄的江南雨巷的景致。老屋的客堂里挂着的祖父和祖母两个人的照片,天长日久照片风化了,看着模糊的依稀的影像,三位老者在父母堂前一个个哭成了孩子。

一行人在族人的饭店里找到了地道的家乡味道,苔条花生、雪菜冬笋、烤菜、龙头烤、炆蟹、不变的盐水河虾,在微热的黄酒的香气里,在贼骨挺硬的宁波闲话里,时而笑时而哭。一盆浓香扑鼻的大头菜焖年糕唤起了我过年的记忆。那是小时候过年的时候,父亲才有时间有心情有原料做的大菜。甜品是一道油炸的糯米饼,猪油馅的。主人告诉我们,糯米粉是手磨的,猪油馅是自己做的。香甜饱腹,完全不是健康食品,却让人异常满足。

这是父亲与他的兄妹们最后一次在老家相聚。如今,父亲离去,只剩了二伯在远离故乡的地方养老,上海的堂哥每年都会给他寄他喜欢的老家的苔条月饼。

老家,已经成了游客的景点,好在我曾经见过她原来的样子,并且会将她原来的样子好好地保存在记忆深处。

萝卜烧带鱼特有的香味,五十多年前就知道。请看明日本栏。

责编:殷健灵

的我爱上的是唱歌,练功毯变成了一架黑亮的钢琴,我坐在钢琴边看着五线谱弹奏、练声,试图唱准每一个变音,偏低或者偏高都是我的耻辱。

那也是万花筒所预示的,上一秒你不知道命运会把自己带到何方,而瞬息间,你已经不是那个当初想要变成的你,却是一个根本没有预料到的你了。

本来我已经是一个音乐学院中的天之骄子了,我可以顺利地走出学院,到任何一个艺术院团开始我的艺术之路。可我却又跨越千万里跑到大洋彼岸的美国去了,我开头是想

学习几年就回国,谁知一去就是十多年,而且在音乐学院毕业之后,竟然很长时间远离音乐

搞起了戏剧,写戏、制作戏剧,然后又开始写文章,变成一个作家,对自己发表在报章上的作品得意洋洋。

我的生活便又从一个颜色转变成另外的颜色。可谁知道,过了十年,我又回到了舞台,我开始重新歌唱,我发现我唱得比以前好了很多,登上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并不是因为我增加了什么更多的技巧,我的技巧依然是原来学校里导师教我的那些。只是生活中无数变幻的色彩和花色滋养了我的感官,给了我无穷多的非凡记忆,那些记忆使我在歌唱时眼前全都是奇妙的绚丽图案,我通过我的技巧将这些图案传达给听我歌唱的人们。

我从来都不知道,小时候我手中的那个小小的圆筒,竟然一直是我生活的指南。

篆刻 刘斌

得兴不妨闲觅句

闲云流水净无尘

篆刻 刘斌

篆刻 刘斌

篆刻 刘斌

篆刻 刘斌

篆刻 刘斌